

青色的历史 苍黄的土地
剥裂伪饰脓包 揭露历史真相

耿立

QING CANG

青苍

耿立◎著

我们有义务还原遮蔽的历史
给其中的空隙以血肉

苍天之下 黄土之上
父老脊梁的黑红 镌刻的是歌哭与血泪

林觉民 秋瑾 萧红 张自忠
泥土 木镇 故乡
树 驴子 风

QING CANG

青苍

耿立◎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苍 / 耿立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1-09993-8

I . ①青… II . ①耿…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1577 号

青 苍

Qingcang

作者 耿立

责任编辑 武波

特约编辑 吴茜茜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98 千字 印张 18.5

ISBN 978-7-221-09993-8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言

青苍是颜色的标示，也是一种借代。我说历史是青色的，而土地是苍黄的。

颜色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理现象，《说文解字》里说：“颜，眉之间也；色，颜之气也。”段玉裁的注解是：“凡羞愧喜忧谓之颜色”，因为“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最初“颜色”指的是面色，到了唐朝，“颜色”才有了指自然界色彩的含义。比如唐朝诗人杜甫在诗作《花底》中写道：“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后来颜色被别人附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红。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正面的修辞和建构乌托邦的核心用料，其实人们最初对红的识辨主要来自自然之火与人畜之血。无论是火还是血，那对初民都是灾难而非福祉。在人们尚未学会取火用火的年代，森林和草原的燃烧会夺走人的性命，流血则意味着死亡的降临，所以红从伊始就是人类素不喜的颜色。至今，西方一些国家还是对红色充满恐惧，视红为不祥，比如霍桑《红字》里的红，那是一种耻辱。火红的赤练蛇定是有毒的，火红的蘑菇亦然。人类不喜红色，动物牛见到红也一样会发怒。古人知道动物惧怕红的习性，就把石器蘸上动物的血来对付动物，增加魔力和恐吓。俄国十月革命用红色来威慑俄国的对手和反对派，从此，红色在俄国、中国大行其道而有了特殊的意蕴，成为一种图腾。帕慕克有一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那里红是世俗幸福的颜色，红是生命和欲望的颜色，红也与调皮的情欲相伴随，同时红色还象征了生命的终结。

在我们的叙事系统，红的颜色成了一种温暖和爱，它也成了抵抗黑暗和苍白的象征，黑与白属于地狱、魔鬼，和病态。红与太阳结盟，它变成了照耀我

们眼珠和灵魂的东西，我们随口就能哼唱民歌：东方红，太阳升！

在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把黑、赤、青、白、黄视为正色，红在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是缺失的，“天地玄黄”，古人感觉到的是黑色与黄色，

老子守护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一种阴性的守望，其实汗青也是一种偏于阴性的颜色，后人把汗青当做一种历史的崇拜和文字的崇拜，最后变成了一种殉道的追求。在古代，黄是中心色，象征大地的颜色。有“黄生阴阳”的说法，把黄色供为彩色之主，居于诸色之上。太极图就是以黑白表示阴阳合一。

我知道，在现代，尘土是世间最卑微的东西，但无数尘土的集合成了最本真的基础和基数，汗青的崇高只有建立在苍黄的尘土上，才是价值的所在。

黄是大地、皮肤共秋天的收获一色。黄壤，每次写乡土的文字，总是这两个字萦回心底。我常想，我们历史的源头曾有这么一幕，一个老农坐在农耕社会的起点，用黄色的土块敲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与我哉。”有人说击壤是一种游戏，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阔约三寸，形状就像一只鞋子一样。玩的时候，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走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击去，投中的就算赢。但我还是把击壤想象为投掷土块，这样更自然些、简洁些，而这种慢生活，是现代无法消受的。其实在古代，遇到连年饥谨灾荒，加之战乱，上有官府欺压，下有盗贼四起，百姓不辗转沟壑，就已是上苍垂幸，如有击壤而歌的生活也就凸显得更加难能。

自走向文坛，我笔下的文字向来是写史和乡土两线并行，从黄壤平原深处走出，走向历史的邃深处，从颜色的苍黄走向的是汗青竹简的郁郁。

有人曾问过我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还记得两年前的回答：认识自己是难的，一句话，还在行走的路上，在青和黄上劳作。所谓的青和黄，是指历史的写作和乡土的写作。由于自己爱好历史的阅读思考，对一些历史的定见常有怀疑，于是将自己的思索写下，是内心的实录，是被遮蔽的历史的还原。由于自己从乡村走出，父母的骨殖还在黄壤深处，就常常回望乡土。对乡土的丰厚和卑微，对乡土的封闭与保守，在歌赞里，有泪水有鞭痕。

对历史散文的写作要敢担当。到山川巨澜，品味历史的沧桑；到市井街巷观察历史的因子，把“对得起时间的淘洗”作为写作的镜鉴，读《史记》获得

启示；回到乡土接通地气，使乡土散文有生机，好像拔节的麦子，有黄土的颜色。

还是回到青苍的话题。纸张发明之前，那时古人记事用上好的竹子记写、镌刻。竹简的制作先是选上等的青竹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汗是青的，多有诗意。

而苍天之下、黄土之上，我们的父老脊梁的黑红，也如历史的碑板，镌刻的是歌哭与血泪。记得小时，看到雨后的虹霓，看那七彩，想象是神仙的居所，我们那里把虹读作“jiàng”，还记得那句谚语：天上出 jiàng，下雨一丈！

我从黄壤深处的曹濮平原走出，时常想到平原深处的父老。我记得父母在世时候的一个细节。那是暮年的父母，已经垂垂老矣。黄昏了，从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母亲想用手抠下，接着就想卷起衣襟擦，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是见我在旁边守着，父亲羞涩了，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想，母亲的亲昵，那是对劳作的一种敬重。泥土在脸上怎么了，有时米粒和碎馍掉到地上，虽满是泥，但父亲吹一下，或者母亲用衣襟擦一下，就填到嘴里呢。土地在父亲的脸上，就是土地的徽章，是对一辈子与泥土厮守的老邻居的褒奖。是否在父亲的脸上撒一把草籽，用洗脸水一浇就能发芽？诗人雅姆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 / 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对有泥的人有过足够的尊重呢？我们向喂养炊烟喂养历史的黄壤敬个礼吧。

曹濮平原南接沛公刘邦的老家沛县，民间多有其传说，比如斩蛇起义。在我小时种下了白蛇灵异的印象，至今见到蛇还有一种敬畏。

《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问何哭，嫗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为见杀？’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嫗为不诚，欲笞之，嫗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白蛇与赤帝，一白一红，这是为地痞出身的刘邦找登基的合法性，也是其师出有名的广告。在我的童年的夜里，父亲在乡间也曾给我讲过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一个有浓厚佛家色彩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这故事与《史记》有着明显的分野和区别，是乡间朴素的天道好还的模式：

任沛县泗水亭长的好赊酒不还酒钱的刘邦，奉上级的命令押送劳役去骊山为秦始皇修陵，半道上很多的劳役跑掉。按这样的跑法，即使到了骊山，劳役也都逃光了，刘邦也得杀头。当走到芒砀山泽晚上休息吃饭时，刘邦放掉所有的劳役说：“你们各自逃生去吧！我从此也逃亡去了。”

那是夜里，刘邦喝了不少酒，乘着酒劲走夜路。月色苍茫，路径蜿蜒。在四散逃往芒砀山的山道上，走在前面的人大叫起来，急忙转身向刘邦汇报：“前面有一条大长虫挡道，请绕着走吧！”刘邦醉意阑珊，纵声大笑道：“大丈夫豪气在世，岂惧区区一长虫挡吾道路？”说话间，拨开众人，仗剑前行，果见一丈余的长虫横卧路中。刘邦正欲用剑砍去，只听那白色的长虫道：“你斩吧，你斩我头，我断你头，你斩我尾，我断你尾。”刘邦酒壮英雄胆，说：“我不斩你头，也不断你尾，让你从中间一刀两断。”说罢一剑下去把这长虫斩为两段，白蛇化作一股青气飘荡于空中，喊道：“刘邦还吾命来，刘邦还吾命来！”刘邦道：“此处深山野林怎还你命，待到平地准还你命来。”

后来王莽篡权杀了汉平帝，把四百年的汉室分成两半。父亲说王莽就是白蛇托生转世。我们那里把蛇叫长虫。从此，在童年割草的时候，见了蛇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在房梁上看到盘旋的蛇，母亲说那是好征兆。

正如刘邦斩蛇，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着眼方式，历史的叙述也总是充满歧路，由于写史者的癖好决定着笔墨，历史的叙述的链条常发生断裂或隐匿，语焉不详，故意曲笔，甚至谎言充斥，后来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被无情地阉割剥夺。

正如久焉不察，有时在有毒的话语汁液里泡长，在谎言里成长，那对真实的历史反会产生拒斥，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满怀狐疑，历史的真被抽空，正义之笔就被践踏，这是十分可怖的。

也许，过去的写史者多是跪着的，一篇读罢头飞雪。可能是一篇写罢头飞雪，内心的荒凉结霜，然后这种白就爬上了鬓边，走上了额顶发际。白是一种冬的冷凛的标志。

岂容青史尽成灰！我想一个写史者，须有着良好的专业的训练，这是一个准入证；再就是独立不迁的坚定性，不与世俯仰，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阶层的一种存在；再就是批判的锋芒，中国古代有不少很有骨气的模范，比如司马迁，但也多是曲笔，在历史的缝隙间找存活的空间，所谓的春秋笔法里一字有褒贬，那是无奈后的隐忍。

一个写史者内心要有一个尺度，虽然正义和真相在眼前坍塌，但心中的正义却不能被交出。人可以被羞辱，但内心的尺度不能被扭曲。

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只虫子，一个写史者，不应该是一只被专制者用脚踏踏的虫子，他的内心是有着热血和道德的城堡的，这城堡的砖石瓦砾上，刻下的是历史的烽烟和记忆，提醒着所有到这里来溜达的人，历史的真在此。

我们有义务还原遮蔽了的历史，我们给那些空隙以血肉，使历史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使历史赳赳，使历史生动。

人们说所有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可能轻易消失，都在某个地方被记载下来。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我说历史只相信记录下的东西，无论这是一种文字，还是一种口头的传说。但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悖论和怪圈：怎能保证记录者和讲史者的真？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学者说过：“所有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在大地上，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前提，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曾经的暴力，曾经的血腥，曾经的尸陈遍野，受伤者的呼叫，无辜者的呻吟，被饿死的人朝向天空绝望的眼神，所有这些，不可能被一场大雨冲去，十场大雨也不行。所有的山水、河流、树木、灯柱和夜空，所有的道路，通往过去的和朝向未来的，它们都看见了。

我对这样的文字是充满敬意的，但读后也是内心荒寒。历史的转换，正如颜色的变换，所谓的岂容青史尽成灰，是我们的书生的议论，也往往是斑斑的啼鹃的血痕，苍茫心绪满触感伤。我素喜欢《史记》，以为散文的楷模，更喜欢太史公的文字丘壑胸襟怀抱，辛弃疾曾以山之巍峨作比史迁文字境界：“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稼轩写群山之貌，群山磊落雍容之仪态毕现矣；写《史记》之笔太史公文字，太史公文字境界尽出矣！“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是啊，倘使山松有语，岂不做涛声阵阵复叹：太史公笔下不也乱石嵯峨，争高直指乎？

历史是遮蔽性的存在，虽有的能被发掘，但有的则被遗忘，并且是权势和

伪饰逼迫的历史遗忘。历史怎样活下去，把真相留存，这是一个难题。那些被有意遗忘的东西，往往是被有意划定的禁区：此处有雷，是不被允许人们触碰的，于是伪士横行，真相隐匿。若是触碰了雷区，要么血泪透髓，要么粉身碎骨。青的历史，变成了累累白骨和血流成河。聪明的人尽量绕着走躲着走，谎言成了真相，历史成了真相缺席的存在，我们的后人成了不知道真相的后人，虚伪蚀骨，内心荒草。

历史本身像黄壤的大地一样，是沉默的，但历史也是和大地一样是有记忆的。伪饰的历史像一处历史的脓包，机缘一到就会溃裂。

历史的不能承受之重是谎言，大地的不能承受之重是饥谨，多灾多难的大地怎能承受这双重的遮蔽？比如人们在微博上热烈谈论上个世纪大饥荒的事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仍然是一个被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遮蔽的课题，一直没有纠正人祸在这片饿殍遍地的大地上的罪责。从这说来，我们的历史和大地对那些不甘心死去的人们，是有罪的，是亏欠的，那些无泪的、虚空的、干涸的、无神的临终的眼，正注视着我们这些后人。

这样的伤害是巨大的历史的虚空，让巨大的谎言包围的大地和民族，这样的黄壤和青史，怎能对得起天覆地载我们民族五千年的来路？这样的谎言包围的大地怎能有丰收的未来？

我所做的是在所谓的青史的缝隙里寻找尘土的碎片，展开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和诠释方式，但我知道黑暗会遮蔽我的心志。怎样才能越过黑暗的门槛，找出那背后的真相？

也许，我的青苍的文字，是青涩和苍白的简写，但愿我的文字是呼唤大地收获安康与历史青葱真实的起步点。但愿每一次我们民族的苦痛都能成为民族前行的养料，但愿每一个大地的创口都能绽出颜色绚丽的花来。是为序，也是祈愿。

林觉民 秋瑾 萧红 张自忠
 泥土 木镇 故乡
 树 驴子 风
 赵登禹 杨靖宇 林冲

目 录

序 言	1
缅想的灵地	1
秋瑾：襟抱谁识？	15
绝 调	32
仅见的灵魂	60
临终的眼：萧红记事	75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89
不忍逼视的细节	101
悲哉，上将军	112
雪与路	126
悲悯的佛性	132
梦醒者的悲剧	138
饮刀求一快	154
绕不过的肉身	178
守 夜	189
风吹歪	208

斯人也斯疾	213
白 夜	222
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	228
致不孝之子	232
木镇的事物	237
木镇的黑，有多黑	247
一棵树能站多久？	251
向泥土敬礼	255
精神的通道	259
谁删改了夜的浓度？	263
义士墓	272
谁的故乡不沉沦？	277





缅想的灵地

子

谁没有最后栖息的灵地？

有的可主动抉择，有的则透着悲凉无奈地被钳制被圈定。对杨靖宇来说，他最后的栖息地到了，那是末途人生的三道崴子！

三道崴子甚好，为生死以之的土地，自己的血液不再喧哗流尽还有何可辩解的？但只是这偶然逼近的三道崴子，在中国土地上随意的一个普通乡间的名字，因杨靖宇而有了异样的品性。这是血的圣地，却也成了使另一些丑陋的灵魂蒙羞，且让另一有哀感和崇尚血的民族震慑致敬的灵地。

杨靖宇殉国后，遗体是用小爬犁在冰雪中运到蒙江县城的，尔后就是对手狂欢似的找来摄影师炫耀似的拍照。拍照毕，日军铡下了将军的头颅。当晚，皓月当空，清凛的夜里弥散着凝冻的血腥气，虽是正月十六，但少了节日的腾闹，在县城医院里，日本人对将军神奇的腹部进行生理解剖，想看看这中国人的血肉之躯蕴有什么异样的能量，能超越物理的极限，在零下四十二度的寒冬里坚持这几多时日。最终，对手们呆痴了，冷气仿佛一下子击倒了在场的多数人，人们口噤舌而不能卷。他们吃惊地发现将军的胃袋中，只有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主刀的医师惊恐到手指痉挛，手术刀在四周惊异的眼神中蓦然脱手，“当”的一声金属坠地的回音成了一种对中国人骨气最好的诠释和认同，凝成一个永恒的历史细节，活在良知的骨髓、后世的邃深的记忆中了——

这永恒留下了，注定就不会消散漫漶；惊恐定格了，也就不会随时间的寂灭而归于虚无。我想，对后之来者的记忆，也唯有同这样人类珍重的历史细处相衔接，相亲昵，才是世间最大的人道和最大的道德公约。这细节的回音和记忆的震撼波纹还在，在我捉笔尝试写下“杨靖宇”三个汉字的时日，都因既混合着崇敬又有对解剖刀的厌恶而失败，而垂手，无法描下一字半字。我常想，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击败记忆，时间对杨靖宇最后的灵地三道崴子而言，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衰减什么，痛楚会因时日的流逝，因为吾生也晚而递减么？其实，在永恒的事物前，在每个人心灵中的三道崴子前，所有的惊恐和震撼都既是当时也是当下，因此，当我们正视将军被解剖胃袋里的树皮、草根、棉絮时，震撼和惊恐便无边无际地攫住大家，覆盖大家。我们无法在心底抑制它，因为我们无法消弭它，它就在那里，一代一代固执地如影随形跟随我们，唤醒我们，压迫我们。

其实，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伤痛莫过于杨靖宇最后的痛楚与饮恨。将军以血肉之躯为之缠斗、为之萦绕的中国，具体说是这个国家中无数的另类人群，深创了他，刺痛了他。在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正月十六的下午四点，围追的鬼子是越来越近了，能看清对方的狗皮帽子，能闻到刺鼻的烤烟味，杨靖宇靠在一株拧劲树上，对手的脸和对手黑洞洞的枪口闪着绿光一样逼视着他。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锐声对将军喊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

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迸出，在凛冽的寒风中骤然传来，杨靖宇有点愕然了，将军没有迟疑，在他举枪报以应答的时候，撂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枪响处，末路的将军，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付出了一死四伤的代价。最后绝望的机枪响了，火舌立时吞噬击倒了将军。也许在将军倒下的瞬间里，我们惋叹感慨他的年轻，为着他带有遗恨殉国时，是年龄才仅仅三十五周岁的青壮么？

“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这遗言太沉重！有着血的悲怆和无奈。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心之痉挛和不适之因不是将军的胃袋被解剖，被当做战利品的物件展览，也非那被泡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的遗首——那上面仍有深深冻痕的遗首，而是这句话，这句使我时时回顾的话：这号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丑

在饥饿难耐、风雪弥望的冬日，将军走出了栖身的密林，想寻找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生存的能量。他太饿了，他要吃的食物来果腹，当时将军孤身一人。在昨晚，正月十五的夜，有清冷的月光，远处有鞭炮的炸响和闹元宵的嚣扰，很多的中国人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做起了顺民，而杨靖宇在一个雪地地窝子度过了最后一个人间的夜晚，圆月无言。

翌日上午，杨靖宇在山里终于等到了四个进山砍柴的村民。他们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进山，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并承诺多多地给钱。做了顺民的伪牌长赵廷喜见了将军，就劝他：“何苦呢？我看你还是降了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

四周是雪，杨靖宇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谁知，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导致全家被杀，赵廷喜主动向李正新说出了在山里遇到将军的事，李听后大喜，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人报告。

说来，就是这号的中国人把将军一步步逼到了绝地。其实赵廷喜只是一个引子，而把将军推上苍凉的何止赵廷喜一个，比如把杨靖宇推上三道崴子的关键人——将军的卫士张秀峰，日本人森崎实所著的《东边道》一书中曾记载了将军在警卫张秀峰叛变后的情况：

“杨在这次追击中虽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16日午前3时半顷，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三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待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18日在蒙江县东方六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流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三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重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

的特务装成打柴人派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23日午后3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四名装作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六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長五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得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这书是1940年出版的，按照大和民族机器一样做事的执著和认真，大体是可采信，但我们说，通向三道崴子的绝境，不是日本人为将军独自设计的，也非将军本人所愿，这里面还是那绕不过的话题，就是“这号中国人”。“这号中国人”是什么品性的人？公正地说在有档次有品位的英雄之间争逐的时空里，即使角力，即使争斗，那也是嗜血的快感，更多地则透着惺惺相惜般对手彼此的敬重，是彼此的欣赏，是敬亭山和李白，是春天的老松和醉酒的辛弃疾。而人格和智勇与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宵小者，即使将军死去，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时分，绊倒将军的一粒石子、一芥草棒而已，我说的就是“这号中国人”。很多的顺民和汉奸，多的是穿着土布棉衣，冬天里瑟缩着脖颈和袖子，在外人面前目光猥琐，憋憋屈屈，在各个时代随处可见的平民。有时我不想太多地诅咒他们，相反，我深刻地怜悯和同情、理解这群没有灵魂的灵魂。他们貌似是有着呼吸的活物，实质是盲从的大多数；他们像一群牵线木偶，在灯影里和锣鼓声中，不自知；他们像那些随处可见的村落一样，对历史不负责任；他们的肤色和脸孔有一种被困苦和麻木塑造出的气质：蒙昧无知的样子，眸子里没有光泽，只有浑浊。他们对痛苦比较麻木，对羞耻比较迟钝，但这又是现实和精明的一群，会盘算，会合计，他们是在现实中好像谦卑的一群，但其实是伪装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将军殉国的过程里，我们完全可以正当地把愤怒的火焰燃向他们。但“这号中国人”太微末，太呆痴，太愚昧，再大的发泄也只是换得一种空茫，一种没有对手的饮恨。“这号中国人”，恐怕不是一时一代所能解决的，他们本身

像是一种超强的腐蚀剂，吞噬着我们民族的肌体，令我们无法设防。

这是一种大悲愤，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伤痛与创口，“这号中国人”是这幕悲剧中的小丑。但因为这小丑，使我们的历史既充满了悲凉，更充满了苍凉和哀凉。记得杰拉德·格林有一本旧书《大屠杀》，他写了犹太人在纳粹面前的一种难堪和耻辱。反抗者在当年的欧洲犹太人中是极少的，普遍的事实是屈从，逆来顺受，甚而至于合作。受害者的顺从令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屠杀出奇地顺利，刽子手们动用的力量远远少于预计。书中写两个刽子手在计划恶行时是如此轻松：“如果他们拒绝呢？”“犹太人不会拒绝。他们会合作。他们都给吓破了胆……”此种场景在书中再三出现——

“他们不折不扣地照吩咐的去做，也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劳动营。为了保护他们。他们的拉比们和其他领导人使他们深信不疑地服从命令。”

“他们如此合作，真叫人惊异。”

“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另一支人类的子孙。”

刽子手们说着话时，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集合在山谷里，静静站立着，秩序井然，“真正汇成了一个湖泊，一个内陆的海洋”。连刽子手都难以置信：“我的上帝，我们预计六千多人，想不到来了三万人。”这些受害者究竟是怎么来的？书中没有具体描述，但单凭加害者的武力显然是做不到的。数万受害者就这样开始顺从地脱衣服，顺从地走向屠场，一批一批按刽子手需要的“装沙丁鱼”方式躺下，接受被枪杀的命运。

这种顺从的确令人骇异。亚伯拉罕顺从上帝的旨意将儿子以撒献上燔祭的时候，仁慈的上帝及时用一只公羊将尖刀下的以撒救了出来，难道他们也期待他们的顺从会在最后一刻换来奇迹吗？难道他们以为顺从会打动刽子手吗？

这又让我想起杨靖宇将军。如果没有一个个与日本人合作的“这号中国人”，杨靖宇将军将会怎样？这也是黑暗历史进程中一个黑暗的章节，这是我们民族的锥心之痛，是我们民族中的一部分的愚氓将我们民族的一部分精英送上了绞架。

让我们再还原那悲抑的一幕：正月十六下午四时，岸谷的队伍在蒙江三道崴子里追上了杨靖宇。此时的将军又饥又寒，伤病缠身，体能的消耗已到极限，面对突然而至的敌人，而非是答应到山下为他拿粮和棉衣的村民，将军的心里证实了什么，我们是不难揣测和体味的，他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要来了。

今天人们所知道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凛然，是被他的对手忠实记录下来的。在日伪档案中，描述他一边用两支手枪准确地向四面八方蝗虫一般围拢来的对手射击，一边跌跌撞撞向高地退却。但将军能退向哪里？围猎的幕布已扯开，连续数日数夜粒米未进的将军，是再没有一口气力摆脱像无赖的鬣狗一样围捕狮子的敌人了。将军最后靠在一棵拧劲子树后面喘息，与敌人相距不足三十米，只是一个篮球场的距离。岸谷曾一度幻想活捉杨靖宇。敌人一遍遍不断高声规劝，锦衣玉食、禄位享乐，然而回答他们的只有一颗颗坚韧的子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军好像压根儿就不理会末日来临，他的两眼死死盯住对面雪地里的幢幢人影。靖宇将军厉声喝问：“谁是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将军知道他面对的是哪一号的中国人，对这些愚氓混蛋，他想朝他们破口大骂，骂个痛快骂个酣畅淋漓。

几个折了脊骨的那号中国人吓得龟缩在雪里，将军的声音如同猛禽的利爪攫进了他们的骨缝，掐断了他们的神经，他们不敢吭声，只是在喉咙里“呜呜”地呻吟。在最后两名日本警察殒命后，岸谷明白劝降无用，就发疯一般地下令：消灭杨靖宇。

枪林火舌，劈面刺来。

猖狂末日的攻击开始了，四面都是敌人的子弹，如蝗虫翔舞。杨靖宇又打倒数名冲在前头的敌人，但敌人怨鬼毒蛇般纠缠他，蛛网一样的人墙围拢了。接着他左腕中弹，手枪随之落地，但将军的右手还在，他仍拼以气力持枪应战。最后人们都感到了将军血液里发出的金属撞击时的那种鸣响，将军轰然倒下！

雪地里卷起了一阵风，像一种凄厉悲壮的长嚎，那带着雪霰，从云层透过的风，在衰草和灌木的三道崴子上空掠过，天地陡然一寒。

时间是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30分，农历的正月十六，伪满康德七年。

公正地说，杨靖宇将军生前死后都是让他的对手异常敬畏的人物。他牺牲后好久，岸谷等人才敢向他的身体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疑踌躇起来，不敢相信死者就是让他们神经凌乱，时时都会把他们引向地狱之门的杨靖宇。直到杨靖宇原先的属程斌赶来，确认早没有了呼吸和脉搏的尸体是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听说他们真的杀了杨靖宇，岸谷等人“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了起来”。岸谷等人为什么哭泣？是悲将军之遇，还是伤悼一个伟岸生命的陨落？